

贺老友直钟爱黄酒，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酒一直伴随着他。

11点半，咪老酒。18点，咪老酒。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惬意时光。

“才淘（煮开）的酒，是不好喝的，必须灌进存放在过一定时间才会觉得好喝。我最喜欢喝浆缸里没有榨出酒糟的酒，比酒酿酸，喝多了也会醉。我今好酒，就是这样喝上瘾的。”

这是《贺友直画自己》中的一段独白。

当时的贺老也就七八岁光景，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人老了，酒香依然。

喝酒，没有下酒菜怎么能行。幸亏有谢师母这位难得的贤妻良母，她烧得一手好菜。用贺老“石骨铁硬”的灵桥牌上海话讲：比饭店好交关（好多了）。

别人问他，要喝多少酒，才能画出画来。他来上一句：李白喝多少，能写出诗歌，我也要喝多少，才能画出画来。听得人忍俊不禁，拊掌称绝。

贺老的家乡在宁波北仑（原镇海县）大碇西街。1938年，他离开故乡去了上海。几十年在大都市生活的他，等再回到故土，已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老人了。岁月无痕，独留感慨在心头。

她来的时候渴望我能为她手术，但是我很犹豫，非常非常犹豫。不是因为她是双眼高度近视，她的大眼睛黯淡无光，事实上1600度近视和200度散光，不是克服不了的。也不是她的前房深度在2.79和2.80，我们核算综合之后，又讨论了两次，觉得单纯从数据的层面，有符合的指证也有需要谨慎的地方。我的全部心思很想帮助她，但仍然特别担心，因为她的双眸深藏忧郁，她几乎所有的话都反反复复，她说因为她的眼睛问题，她无法爱丈夫，爱孩子，爱自己，她已经不再工作，这样下去她会失去所有，她失去生活的信心……

我告诉她眼睛的问题不是重点，她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她直截了当地说，已经看了一年多而且已经“康复”了。她是在口服药物，但已经比一年前好多了。她抑制不住对视力矫正的渴望，因为发病初期，她对眼睛的失望几乎让她绝望，是她的丈夫特别疼爱她，鼓励她，为她找了心理医生，她已经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只是摆脱近视的念想是如此强烈，如果能够治疗，她一定答应让自己迅速回归到家庭和工作的正常轨道。

我与她反复沟通，小组内成员大多觉得不要给她做手术，一个忧郁症的人，面对高度近视的手术之后的潜在问题，万一加重或出现其他意外怎么办？

我让她的丈夫来面谈，她的丈夫非常爱护她，与我的沟通积极正面。我让她的心理医生再次评估并写意见给我，然后我与心理医生通了电话。一两个月下来，我们组内通过几次讨论，基本认为为她手术或许可以帮到她，但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较大的考验，我们诊治过的病人中有期望值异常的人和心理异常的人，曾给我们苦涩教训。

我很想真正帮到她，还是为她进行了手术。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仅特别配合治疗，而且康复后精神焕发，重新工作并融入了社会，她的家庭温馨甜蜜，几年后带她孩子来让我检查眼睛，她的丈夫的事业比之前更大了，但仍抽时间陪她前来。她说她一度以为这辈子无法回到幸福中，眼睛的手术让她彻底摆脱了心灵的雾霾。可是，我说，会有一些问题还要面对啊，比如白内障……她说，我这几年已经看得清，我已经很值得了，我现

宁波的老外滩，被一代又一代宁波人视作对外窗口中的风水宝地，在岁月的不断滋润下，更加活力四射，神采飞扬……

要说我对宁波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也是外滩，因为外滩印证着宁波的历史，蕴藏着宁波的文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市粮食局工作，那时的粮食局就坐落在现在的城市展览馆的位置上。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都喜欢散步，从人民路往东拐弯，滚滚的甬江就横在我的眼前，千百年来总是浩浩荡荡地流着，流着艰辛，流着欢乐，流着悲壮，也流着自豪！

地处三江口的外滩，早在唐代，已是“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的贸易港口，我国最早向海外输出的“陶瓷之路”开始在这里形成。宋室南渡后，宁波实际上是首都临安的外港，与东亚、南洋各地均有贸易来往，因而造船业开始兴旺。公元1078年，朝廷为派使节出使高丽，曾在三江口设立官营造船厂，生产过两艘万斛船，据推算，这两艘船载重量超过千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航船，为宁波后来成为“海

在小酌的时候，一些故人旧事会泛上心海。陈再新先生就是他时常忆及的一位。那时的贺老真的贫困潦倒，生计都成了问题。他就去找陈先生，跟他学画商标。陈先生不但教他，而且还将一些画商标的生意让他来做。贺老至今都这么说：陈再新先生是我从事美术工作的启蒙人。

贺老已经是著名的连环画家，可他不忘本，这样的率真，就是宁波人的诚信。

不仅如此，他还坦言自己来自民间，书读到小学毕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

说到画画，就是喜欢，就再也没有放下过，此外也说不别的来了。

在贺老28岁那年，偶尔见到一本赵树理的小说《福贵》。这位山西的山药蛋派的作家，他那幽默朴实的文风，与贺老极的性情极为吻合。于是，就有了连环画的《福贵》，这就是贺老的处女作。

此后，他在连环画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里，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

在这些作品中，《白光》、《山乡巨变》、《朝阳沟》、《连升三级》是他较为满意的作品。尤其是《山乡巨变》，

在视力有0.7、0.8啊，我到时会配合治疗，医生你放心！我这时候发现，她的大眼睛其实很明亮。

她每次都说很多感谢，我由衷为她的全家祝福。她真挚的笑容让我的初次抄方的学生觉得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手术，我立刻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常规手术，重要的是，这是她自己对我的信任和她自己全力抗击疾病的结果。医生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非常有限，医生仅仅是摆渡，病人想着彼岸，我们渡他或她短短一程。

摆渡人是辛苦的，沉默的，在风雨中有责任和爱。我不由回到家乡客星

山脚下。客星山下有片广阔的姚北平原，一条东横河逶迤在原野上，在沥沥的早春烟雨中将每一个村落都抱在怀中。从山脚下延伸的路本就不是宽广的大路，一路泥泞，到了河边就没有路了。

也没有桥。西边的客星桥需要另走六华里。

这里只有渡口。这也已不是二千年前的客星古渡，那古老的渡滩早已消失在光阴中。

雨淅淅沥沥。童年的我来到渡口，就在竹丛淹没了堤岸的小村庄后面，我看见斜卧的大树的枝条条条半浸在水中，密密的水草布满在埠头的石块上，小木船从容地劈浪而来。

摆渡船无声靠岸，待渡人默默上船，摆渡人轻轻推船，船儿很快飘在河中。雨线如丝光滑细柔，船轻轻摇摆，船头的浪花细白细白，橹片后的涟漪很快融合在雨花粼粼的水面。天色已更青了一些，我看见摆渡人沉默的脸和脸上

的雨水，蓑衣上每一根棕丝上都流淌着水滴。

雨开始如瓢，河中央有了漩涡，船儿有些旋颠。我紧紧抓住船板，我看见他穿的草鞋早被雨水浸糯，我也曾学做草鞋，看出雨水中摆渡人草鞋的新草和旧草仍然分明，草绳紧紧勒住，船在转圈，他在奋力摇橹。雨如瓢泼。

我从没有怀疑过他会渡我到岸边，他也从未问过我一句话。不知道雨何时又变为细若丝絮，也不知道何时橹轻盈若飞，那一刻好长，那一刻好短，橹在摆渡人的手中娴熟翻转，船平稳地向着彼岸。

一切都是在渡中。我因为做医生，成为一段光阴小河的摆渡人，只渡他们很短很短，彼岸很长很长。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奠定了基础。在清政府实行全面闭关之时，宁波是惟一保留了对外贸易的特殊港口。宁波港的崛起，外滩这处宝地功不可没。

外滩是远方游子寻找归宿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历代“宁波帮”走向世界、走向辉煌的起跑线。我曾听一位家住江北岸的老人说过：解放前，有许多经商者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他们把外滩视作告别故乡的最后一站。在远行之前，他们常到甬江边挖一小撮故乡的泥土，用随身所带的手帕，端端正正地包好，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还曾有一位父亲，用一只小玻璃瓶灌满了甬江的水，慎重地送到儿子手中，作为临行前最珍贵的纪念。故乡的土，故乡的水，代表了父母的深深牵挂，浓缩了骨肉亲情！故乡是游子惟一的根，有多少“宁波帮”就是在外滩扬帆远航，带着故乡的土和水走向五湖四海，走向五洲大洋。

我曾多次站在外滩的亲水平台上，看三江汇合时的神韵和风采，感受外滩晨曦的辉煌和夜色的美丽，同时，还能领略三江汇合，浩浩荡荡向东奔往大海

他花了四年时间才完成，也是这件作品，成了连环画的一座里程碑。

年轻的时候，贺老挨过饿、失过业；中年的时候，挨过批、坐过牛棚；老年的时候，画画，喝酒，喝酒，画画。《贺友直画自己》、《贺友直自说自话》，就是咪了老酒之后，一张一张

【“宁波榜样”征文】

酒·画·贺友直

张 存

描出来的。

有人说，贺老的运气好，单枪匹马来上海，后来进了上海美术出版社工作，而且还与顾炳鑫、赵宏本、刘继卣等连环画家共事。单说刘继卣先生，著名画家刘奎龄的公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创作的《鸡毛信》，颇具匠心的

【诗画印象】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构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小放牛娃的英雄故事，简直家喻户晓。贺老在前辈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由此摸索出了：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中寻找语言，从创作实践中发现自己的“线描风格”。

毋庸置疑，他是幸运的，但幸运背

后的辛酸与艰辛又有谁知晓呢？

贺老独特的“线描风格”使一批又一批的美院学子受益匪浅。这中间，就有他的小老乡毛炳全。他当年报考中国美院附中所用的参考书，就是贺老刚刚出版的《山乡巨变》。他在宁波地区80多位考生中脱颖而出，并如愿以偿，至

【诗画印象】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今都还在念叨贺老对他的再造之恩。

2009年，87岁的贺老获得了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与他一起获奖的还有雕塑家潘鹤、油画家高虹、版画家赵延年、美术史研究专家王伯敏等几位。连环画能占有一席之地，与贺老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密切相关。

他的获奖感言，语惊四座。“我得奖占了两个便宜。第一我活得够长。得这个奖，首先要活过80岁。第二是我厉害的几位画家走得早，所以这件好事中了我。”这段大白话，细细品味，不正是贺老无欲则刚、不求闻达的品性。

一直以来，贺师母都为家庭默默付出，凡事都不用他操心，这样他就能安下心来搞创作。搞艺术的人，都比较感性。贺老在他简洁的文字中，曾多次写到自己的哭。那年，从牛棚出来，回家头一桩事，就是坐在家里餐桌上，喝老伴为他温的酒。三个幼小的女儿围坐在桌边看着他喝酒，久违的天伦之乐，让他不禁泪下。送大女儿上山下乡那次，在车站上，听着汽笛的嘶叫，看着女儿挥动的小手渐渐远去，不敢出声，心里却在哭。那个年月，最担心的事就是儿子出去怕变成流氓，小姑娘出去怕被人欺负。当时做父亲的心情五味杂陈，又

【诗画印象】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无处宣泄，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由此可见当父母的不易。

看这些文字时，我也默默地落泪。幸好，这样的日子过去了，但愿不要再来。

贺老属狗，生于1922年，九十有二。“卧宽不如心宽”这句宁波老话，一直是贺老的口头禅。这是历经风雨之后的淡定和从容，令人心生无限的敬畏。

那些喝酒、画画堆积起来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留作珍贵的影像，慢慢品尝。想起那些从镇海走出去的人，翻译家草婴、书法家周慧珺、画家张雪父、连环画家华三川，还有就是贺老——贺友直。这些人的成就，都是靠自学得来的。我从这些前辈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永不放弃。

如今的贺老，活得纯粹、透明、率真，对于生死，他说活得慢一点，走得快一点，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

张存